

敬季杂著

尚書講義

光緒乙未
槩於江蘇
南菁講舍

尚書講義

纂經室口授

子

家辰述

堯典

稽古之爲人君者莫聖於堯而觀堯修己治人之道蔽

於欽明一言欽以修己則百度惟貞明以治人則萬幾

無曠內而文塞之純一

文思一作文塞

晏晏之寬容

安安一作晏宴

外

而允恭之溫和克讓之謙冲無非欽德之所推暨也上

而同姓之九族親睦

夏侯等以父族及母族妻族爲九族非

異姓之百官

辯章

平一作辯百姓即百官古者賜姓皆貴族與下黎民異

下而萬邦之協和黎

民之變雍無非明德之所推暨也觀其義和之命析因

夷隩以盡人性孳尾希革毛毳毼毛以盡物性寅賓敬
致之欽天東伯鹵成之敬時以贊天地之化育讀尚書
至是嘆堯德之巍巍蕩蕩無以名言而要皆以至欽至
明尋之雖然竊猶有疑焉四凶列於朝曰滔天曰圯族
知之不爲不審矣明知其不可而因臣下之薦又使之
撰功

倨功倨
徐音撰

責其成績屈己之明以流毒因人心以

遭害庸非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者歟有鰥在
下曰虞舜曰予聞之矣聞之而猶不用乎四岳旣師錫
矣曰我其試哉抑又何疑焉庸非見賢而不能舉舉而
不能先者歟是豈堯時在位七十載耄期倦勤欽明之

德於以墜歟不然何毒後如出兩人哉如謂堯德欽明
斷不若是之顛倒則尙書之文不足信歟爾小子讀書
有季矣曾亦有疑於此否夫讀書不能有疑與不讀者
等既有疑而不求其信則反不如不疑不疑者猶尊經
疑者幾致滅經是何賢於讀書者爲堯爲至欽至明之
君何可輕訾人君之大患由於偏信當是時驩兜共工
輩濟惡匿非以求見信計不爲不密矣術不爲不工矣
而堯獨有以窺其衷何其明也然此爲黨惡之臣可以
舉主知所舉猶易明也四岳爲當時之賢大臣爲堯所
信任四岳舉鯀以治水吾意堯必以信四岳者信用鯀

矣而堯亦深有以知其行何其明也當是時朝乏治水之才而鯀雖剋四凶實優於驩兜其工輩萬萬故禹之郊鯀人不以誣褻為嫌後世用畸才以成功者不知凡幾堯之用鯀為舉朝無治水之人惟鯀較為有才不曷已而用之耳時鯀績雖弗成而禹之治水實多因鯀之功故學者於鯀未可厚非獨未聞舜攝佐之初即放四凶乎此亦未必非堯啟之也舜與堯非同出一祖故堯

可以妻舜

史記堯舜同祖黃帝不可信

當其為鰥在下亦一溪山之

匹夫巨四岳未之薦而堯獨有以知之何其明也夫天下重事也帝佐重任也親如子朱不敢以畀賢如四岳

不可以遜一旦偏信匹夫而禪以帝位可若是之輕慢
歟歷試諸納百揆賓四門納大麓而後授以位何其試
之明而授之欽也後世有如堯之欽且明者何患郅治
之不可臻大難之不可平也故欽明一言可爲萬世之
爲人君者法

堯典二

古文舜典已佚今堯舜典古不分曰若稽古帝舜曰重
華至乃命以位數語爲後人所屬入不可從也屬此數
語則堯後文皆不貫矣首言欽明之裕諸己次言明德
之被諸人次言欽天敬時皆贊堯德之盛子朱巽訟言

其內無可傳之子驩鯀吁咈言其朝無可弔之臣皆爲
禪舜張本非貶堯也自堯有弔伐之命四岳舉舜時年
三十故曰鰥而堯曰我其試哉非僅觀厥型於家也亦
惟歷試諸愼五典納百揆賓四門納大麓而見其人心
歸天心嚮禪讓之事乃定正月上日受終文祖告攝伏
也時舜之年三十有三攝政之後百政具舉齊七政天
文昭也禋六宗祀典明也輯五瑞朝禮行也柴望四岳
巡狩舉也肇十二州封十二山地理察也上而天時中
而人事下而地域皆政事之犖犖大者而刊以弼教亦
政之不可少因并誌之說者謂肇十二州在禹平水後

則舜之殛鯀在禹告厥成功時歟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舜斷不爲也或謂流放四凶在肇十二州之舜也史者因敘刑政而連及言之則尙書顛倒其文歟亦非也肇十二州亦攝伏初季事也越二十有八載堯乃殂

落時舜之季六十故曰舜生三十徵庸三十

舊讀舜生三十句徵

庸三十句在伏五十載句鄭君康成作徵庸二十今不從月正元日格文祖告卽伏

是時聖賢滿朝而舜用之又各當其才時則有若十二

牧時則有若四岳時則有若禹稷契臯陶有若陟及斯

伯與有若益朱虎熊羆有若伯夷夔龍舜乃總咨之曰

汝三十有二人

二十當伏三十王伯申說

欽哉惟時亮天功則舜無

爲而治恭己正南面者五十載其季百有十歲云

依鄭注

季百歲孔傳舜季百十二歲今依朱子說

爾小子讀書宜先知綱領本末再

詳攷其章句切不草率小子聽講畢復有疑曰古堯舜不分二典而目標堯典事詳舜事是又何也曰書題虞書篇題堯典互相備也且以見堯與舜之一德

大禹謨

鄭康成曰禹謨已逸是壁中古文已無是篇後人攆摭古語補綴成文觀其節次摹撫臯陶謨爲之再言禹之矢謨分二節其一曰后克艱厥后帝因申言后之克艱在知人安民惟堯時克益又嘆美堯之允迪厥德爲知

人安民之本此與皐陶謨之言異乎同乎其二曰惠迪
吉從逆凶益曰吁戒哉戒從逆也禹又申之曰於念哉
念惠迪也皐陶定三德六德九德之等禹陳三事六府
九歌之敘意亦相埒後言帝之禪位亦分二節其一帝
曰格汝禹示以遜位之意其二帝曰來禹示以道統之
傳此又摹撫堯典之文而皐陶謨末詳言樂用箛韶之
武舞禹謨末又詳言兵用羽翳之文舞皐陶颺言爲十
又國風之濫觴禹之誓師爲三代誓誥之權輿於事爲
古特於文亦瓌瑰此尤摹撫之善者然讀皐陶謨鎔落
古峭禹謨靡矣

伯父質庭曰大禹謨仿臯陶謨爲之書序兩篇合序
豈有以也惜孔傳言之未詳尋是乃賜

臯陶謨

自古君相之大患不在政不明刑不措而在護其短而
矜其長國之本在民不安民國必危民之命在官不知
人民必殘臯陶以二者矢謨道韜有大亏是而禹拜昌
言乃獨吁是何邪如以爲難勉之可也乃援帝以自解
尋毋護其短乎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乃歷敘平水之
勞不見嘉謨懋遷有無化居亦瑣碎事也後又力陳丹
朱之過自敘弗戀妻子荒度土功津津自道何歟後世

奸雄侈陳功德諷主以禪讓意禹斷不若是特是觀其
語氣若有矜心焉禹謨偽古文也言禹不矜不伐天下
莫與爭功或者有見于此故反其說以爲補抹歟爾
小子有疑此否能解此否

臯陶謨二

人君治國平天下必先正其德君德旣正而知人以安
民其首務也此義帝典已明之而臯陶謨言之尤詳臯
陶若曰謨明弼諧必本人君之允迪九族敘眾臣翼必
首人君之永修邇能若是斯可以行遠夫邇在迪德遠
在知人在安民未有己不迪德而能知德者也未有己

不迪德而能安民以德者也禹曰吁成若是惟帝其難

之吁之者戒帝也帝難之禹戒之也帝者何舜是也

內篇

帝皆指
舜言

時帝方聖讒說人有難知分北三苗民有未安

故禹言能哲而惠何憂乎是何畏乎是何遷乎是蓋深
以勸之也帝臣皆一德非禹有疑亏臯陶之言也陳時
事以責難於君非斥言先帝之短以自解也臯陶又申
其說曰亦惟行有九德者乃能言其人有德且能別其
德之大小以爲佞之尊卑如是則庶績其凝庶官無曠
而人知矣民心上應天心德禮刑賞一本諸天德而民
亦安矣禹曰兪乃言底可績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

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曰孜孜謂謨已盡亏臯陶予惟孜

孜亏知人安民而已也

古本益稷篇與臯陶謨合不分兩篇

因臯陶問自

陳當日之隨山刊木決川濬澮曾亦孜孜亏安民暨益

奏暨稷播奏曾亦孜孜亏知人予今以是勸諸帝曷敢

不自勵臯陶曰兪師汝昌言咨禹其勵也君臣交勵是

以故帝治到今夫下民之困苦皆由吏人之讒殄而吏

人之讒殄又由主德之昏蔽故安民不外知人知人必

先迪德三者道實相貫故又進言亏帝曰安汝止卽迪

德之意也曰惟幾惟康其弼惠

惟思幾危也惠今謫脫化直江且庭說

惟

動不應後志見國之安危由亏人能知人自安民也帝

因申言臣鄰之義翼為明聽惟臣是賴而庶頑讒說刑
以威之可也禹乃申明弼惠動應之再志以為賢者庸
不肖者自敬應無若丹朱之慢傲不迪德遂以朋淫而
殄世朋淫不知人殄世不安民

殄世與殄
行同義

予創若是弗

子啟惟度土意在安民也而必孜孜亏建五長十二師
者以此彼苗頑弗即工即賊民者也上有允迪之德而
下無動應之志是謂之頑頑非德所能化刑以威之蓋
亦濟其窮云爾末言作樂賡歌互相敕省臯陶曰元首
明哉言迪德也股肱臯哉言知人也庶事康哉言安民
也帝歌首股肱責難亏其臣臯陶賡歌先元首責難亏